

安子

深圳打工系列

中央电视台拍摄的中国改革开放
专题片《20年·20人·安子》
称安子为深圳最著名的打工妹，
都市寻梦人的知音和代言人。

都市寻梦

安子和她的伙伴们

（深圳）安子 著

海天出版社

深圳打工系列

都市寻梦

——安子和她的伙伴们

安子 著

海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都市寻梦:安子和她的伙伴们/安子著. - 深圳:海天出版社出版,
1999.4

(深圳打工系列)

ISBN 7-80654-003-2

I.都… II.安… III.纪实文学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17177 号

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)

<http://www.htph.com>

策划编辑:宋 斌 责任编辑:陈邢准

封面设计:张幼农 责任技编:王 颖

深圳建融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

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mm×1168mm 1/32 印张:13 插页:1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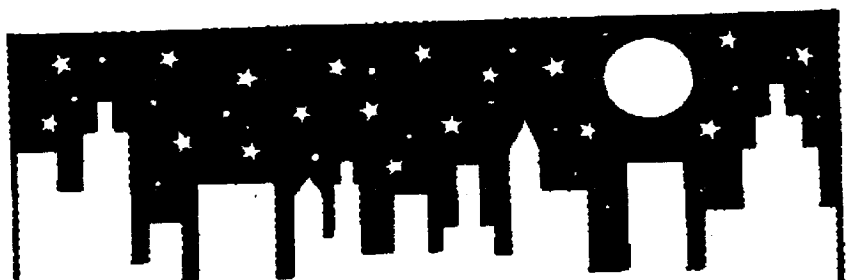
字数:370 千 印数:1—30000 册

定价:18.00 元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



第一章 梦深圳，深圳梦

折叠起早晨抑或黄昏
让世纪风掠过你的额头
寻访深圳，使素昧平生的日子
如此丰盈，如此生动

深圳，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！到哪里去……

在深圳。在深圳蛇口赤湾。冲着大海，伶仃洋有座天后庙。听长辈说，这庙是宋代人盖的。庙里有 99 道门。下海渔民，过路商旅，要过 99 道门坎，烧 99 柱高香，才能得到天后娘娘的保佑。

20 年，当中央电视台以我的成长为背景，选择我拍摄改革开放专题节目《20 年·20 人》时，我不禁想起了天后庙。百万打工仔、打工妹，都市寻梦的兄弟姐妹，他（她）们在改革开放 20 年的奋斗历程过了多少道门坎？烧了多少柱高香呢？

深圳火车站，涌动的人头，匆匆的脚步。深圳机场，几个打工妹打着五颜六色的伞。人才劳务市场，一双双紧张搜索、紧张思考的眼睛。一条条流水线，上下班打卡的人流。挤满了双层床的打工妹宿舍。床头的布娃娃、口红、相册、小圆镜、收音机。走廊里摆列的塑料桶、盆。阳台上挂满的花衣服、文胸、裤袜。缭绕着云雾的梧桐山。围着铁丝网的工厂、车间。上班的打工妹。街头阅报栏，手拿地图，看招聘广告的人。邮电局，放假寄钱、打电话的打工仔、打工妹。图书馆、夜校，边啃面包、边翻书的人。“大家乐”舞台，打工妹演唱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。小店电视机旁，一群人站着在观看《外来妹》。露天草坪上，一封家信被传来传去。深沪股市即时显示屏前，湿漉而灼热的目光。鸡尾酒会上，名牌西服掩映不住劳力士或雷达的光辉。雀巢咖啡时刻，香鬓发影之间名曲缥缈……

伶仃洋，昔日文天祥面对浩渺的大海吟下了千古绝唱：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？留取丹心照汗青。”潮涨潮落。近几十年来，这片大地，只有那些冒险逃往香港的人才敢来这个地方。进入 80 年代，突然间涌进百万劳务大军。以至于有人说，深圳 20 年改革开放的历史，是内地人向深圳“移民”的历史。

民工潮和出国潮一样,都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,都有背井离乡之苦和步入人生新旅程的悲壮。如果说出国潮带来的是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冲击,那么民工潮则标志着农业文明接受都市文明的洗礼。

在历史和未来之间,最短的距离是梦想。

都市寻梦。它既呈现扑面翻腾的海洋气息,又隐含咀嚼不尽的乡土韵味。

If we can dream it, We can do it. (只要梦想它,便可实现它。)深圳并不仅仅是一个梦想的乐园,而是一个实现梦想的工厂。正像西方神话中的大地之子安泰,只有当双脚踩在大地上,力量才能源源不断地增大。太阳每天都是新的,太阳每天都为每颗心而升起!

深圳,不要问我从哪里来! 到哪里去……

作为都市寻梦人,人在旅途。

都市的背影中,有我蹒跚的脚步……

2. 小“狐狸”走向茫茫雪野,她要创造属于自己的世界

日本电影《狐狸的故事》曾在世界电影大赛中获奖。据说该片导演曾在雪地中追踪拍摄一个狐狸家庭一年多,其中有一段颇为精彩:一只小狐狸觅食归来,母狐狸驻守在洞口,不让小狐狸归家。尽管小狐狸苦苦哀求,母狐狸仍把小狐狸咬得遍体鳞伤,强行赶走。

小狐狸走了,走向茫茫雪野。

火球似的太阳在天空中升起,在悲壮的主题曲音乐中,小狐狸勇敢地创造属于自己的世界。

又一只狐狸长大了……

1979年4月,北京中南海,有一位老人的手指在地图上移动,移向南方,移向大海边。停在与资本主义对峙的前沿的河边上一个小县城,它叫

做——深圳！他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对广东省委领导人说：“对，办一个特区。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。中央没有钱，你们自己搞，要杀出一条血路来。”

1982年隆冬，100多节军车，满载推土机、压路机、载重汽车，还有车上的两个师的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，风驰电掣般开赴南国边陲深圳。

两万名工程兵，奉国务院、中央军委的命令，集体转业，参加大规模开发建设深圳经济特区。

与此同时，全国10余万建筑大军纷纷南下，会战深圳。

1983年10月，深圳国贸大厦创造了“三天一层楼”的“深圳速度”。

1984年初春，那位操一口浓浓四川口音的老人第一次踏上了深圳的热土。他参观了国商大厦、深圳渔民村、明华轮，在深圳中航技术进出口公司同电脑下棋……大年除夕，他给深圳题词：“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和经验证明，我们建立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。”

深圳，一下子成了全国人关注的城市。

每天数以万计的参观者、“取经”者向深圳涌来，平均每日进入特区的人数由3.52万人次上升到13.6万人次；车辆0.65万辆次上升到1.98万辆次。旅馆住不下，狭窄的老街挤不下……1984年4月，中央决定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，并加快4个经济特区的建设步伐。

4个月后，季节仍旧是那么火热，在火热的深圳梦中，我独自一人从广东梅县扶大乡下跑出来闯深圳。那年我刚满17岁。

长途汽车抵达深圳时，恰值薄暮时分。夜幕降临后，那一幢幢高楼大厦上的脚手架闪烁着炫目耀眼的弧光，好看极了，路上行人匆匆。

2. 一群打工妹笑闹着走出火柴盒似的厂房

当时的深圳，触目所及，尘土飞扬，周围都是吊车、推土机、压路机，号

子声声，弧光闪闪，充满着热气腾腾的建设氛围。在我的眼里，这里的一切都是新鲜的，我用惊奇的目光打量着这个新鲜、神秘的世界。

在东门汽车站等了一个多小时，仍不见表姐来接。我惶惶然不知所措：是继续等下去，还是沿着表姐画好的线路图找上门去呢？表姐也真是的，拍电报回来时一再强调叫我下车后不要到外乱跑，以免走失了，现在倒好，左等右等，就是不见她的影子。

一辆辆的士从我眼前驶过，不少好心的司机侧过脸来，向我投来征求意见的目光。可那时，我根本不知道只要我一挥手，的士司机就可以把我带到我想去的地方。

天很快便黑下来，我急得直想哭。好在不远处便有3路公共汽车站。我一瞅，有“蔡屋围”3个字。我拎着一个鼓鼓胀胀的行囊（里面大都是妈妈塞进去的鸡腿、叉烧等食物）挤了上去。汽车经深南中路，我探出头去，见那幢幢建设之中的高楼大厦，恰似把一个天空撑起，令我这个从未走出过山乡的客家妹引颈惊呼和敬畏。深圳给我的第一印象便是这座城市弥漫着一种勃勃向上的生机，给我这个乡下来的女孩的心头平添了几许希望。

很多年以后，我才读到一篇反映特区生活的小说，名叫《大路上的理想者》。闯荡特区，漂流深圳，每个人都渴望海阔天空、紧张刺激的岁月，想尝尝生活的真滋味。

只一天的时间，我仿佛来到另一个世界，几乎一下子要在喧闹的马达声、嘈杂的人流中迷失方向。与家乡无边的田野、村庄以及静静的梅江水不同，这里霓虹灯、弧光灯辉映之下的花花绿绿的人群，天南海北的口音，令我好奇，也令我茫然。

“下一站是蔡屋围，有下车的同志请准备。”乘务员用清脆的普通话与广州话报站，打断了我的遐思。

慌忙下了车，站旁正好有个年轻的女孩在等车，我赶紧问她：“请问阿姨，荣峰电子厂怎么走？”

“闭上眼睛朝前走，你会看见那个厂牌的。”那女孩白了我一眼，指着一条黄泥小路说。“多谢！多谢！”我忙不迭地说。

“老土！”一辆中巴开过来，那女孩生气地扔下句话，踏上车。我莫名其妙。在乡下，十几岁的小姑娘，是一律被尊称为“阿姨”的。后来，我才晓得，深圳的姑娘是喜欢被人称为“小姐”的。被人叫“阿姨”，那无异于说她老，她当然很不高兴。

七拐八弯找到那家电子厂，已是晚上7点。正赶上下班时间，一群群年龄跟我相仿的打工妹，从火柴盒似的厂房里嘻嘻哈哈笑闹着走出来，转眼间，又一个个拎着热水瓶、塑料红水桶、脸盆冲进洗澡房。短短几分钟门口就排了几十个人，有的人则用汤匙敲着搪瓷盆，急急匆匆地去食堂排队买饭，没有一个人留意我的到来。

“深圳是不是高楼都插在云端里？卷起裤脚就可以去香港？”

“请问，李萍回来了吗？”我边走边用客家话向她们打探我表姐，不知是听不懂还是不想理我，一个个摇摇头不多说一句话，各顾各地干自己的事，我茫然犹如木鸡。

我转进旁边的一间铁皮房，里面蒸笼似的，又热又闷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难闻的异味。房内排满了上下层铁床，约莫有60多人住在那里吧。有些人可能也是刚到，还在整理着床铺。

我又问其中的一个正要出门的女孩。

“李萍？她好像住6楼，就在前面那幢。”她的客家话似乎并不标准，嗓子尖尖的，语气倒是挺友好的。

我拎着沉甸甸的行囊踏上水迹斑斑的楼梯，拎着水桶匆匆下楼的打工妹们差点把我碰倒在地。我只好退到楼梯拐弯处，让她们先下去。心想这样的环境与外面的繁华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。真怀疑表姐是否住在这里。

表姐 1983 年到深圳一家电子厂做工，上个月回来探亲，提着大包小包，真是风光八面。庄户人家爱凑热闹，左邻右舍的叔婆伯姆们好奇地打听开了。“深圳啥样子的？是不是高楼都插在云端里？卷起裤脚就可以去香港？……”大家一边有滋有味地品尝表姐的糖果、饼干，一边围着她听深圳见闻。我好羡慕表姐，并被她所描绘的深圳深深地吸引住了。她临走时，我悄悄托她在深圳帮我找一份工，有消息即刻来信。

我家离梅县县城仅 5 公里，我老爸是远近闻名的厨师，为人朴实、厚道，深得邻里敬重。我老妈是个勤劳本分的农村妇女。我是安家长女，有一个弟弟，一个妹妹。家里开了一个小餐馆，一家和睦睦。日子过得并不富裕，但却开心愉快。

1981 年，也就是我 14 岁读初二那年，班里有几个要好的女同学因家境贫困只好辍学了。那时，我也没心机读书，加之班上有几位淘气的男同学，下课后，不是去偷摘人家的龙眼，就是跑到别人的甘蔗林里，要么就是去挖红薯，老师经常罚他们站着上课，一罚完就又“淘气”起来，女同学都怕他们，学习风气也不好，我也读不下去了。

有一天晚上，我跟爸妈说：“明天开始我不去上学了，我在家里帮你们的忙。”

妈一听就急了：“不念书怎么行，你想和你爸一样。拿一辈子大马勺，样般(怎么)有出息？”

爸则在一旁沉默不语，也许我的话刺痛了他的心。

以往，每天早晨，爸妈五六点起来忙餐馆的事，三姐妹则在楼上早读。我曾听爸跟妈说：“我们在楼下做生意，3 个小孩在楼上读书，这种感觉让我有一种满足感。”

其实，爸妈最大的心愿是希望我们三姐妹将来能考到外地去读书。村里曾经出了个大学生，他的父母被周围的人羡慕了很多年。

5. 辍学在家的日子，没有梦想，只有叮当作响的炒勺

梅县人杰地灵，历史上出了不少有影响的大人物。新中国十大元帅之一的叶剑英就是从这片土地上走出来的。郭沫若对这方热土格外厚爱，称梅县是“华侨之乡”，“足球之乡”，“文化之乡”。所以梅县客家人特别希望自己的孩子读书成材。

对于我作出的决定，老爸是最理解的。我从小任性好强，想干的事，很难有人能阻止得了。刚上初一那年，我数学考试经常不及格，班主任家访后，老爸沉着脸训斥了我一顿，那天晚上气得我饭也不吃。我从此暗下功夫潜心研究数学课本，期中考试破天荒竟考了满分。老爸了解我的脾气，我说不读了，他也就不再劝我。

辍学在家，做起了爸妈的帮手。从早到晚把炒勺敲得叮当响，一天下来弄得全身油腻腻的，很脏很累，但也很充实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在这没有梦想的日子里，转眼间就走过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。

正当老爸、老妈为自己有一个好帮手，偶尔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，表姐从深圳回来了。表姐又一阵风似地离去，带走了我的一颗心，使我这颗少女之心从此有了梦想和期盼。这不，一接到她的电报，我便火速赶来了。“你是李萍的表妹吗？”身后一个女孩提着半桶水，追上来对我说：“来，我帮你拿点东西。”

“哦，不用。”我觉得她纯正的客家话好亲切，“你怎么知道——”

“我和你表姐同一天进厂，同吃同住但不在同一条流水线上干活。她3点半就请假出去接你了，没接到，刚回来。”她快言快语，“就叫我丽丽就行了。”

丽丽把半桶水拎到6楼，面不改色心不跳，还扯起嗓子叫：“阿萍，你看谁来啦！”

“哗！我的好表妹，等得我好苦！”表姐一见我，惊喜异常，边帮我解下行囊，边嚷嚷：“我还以为你给哪个香港老板带走了呢！”

“我差点想去报社登寻人启事了！”我笑着捶打表姐。听表姐一说，我才知道我下车的地方和表姐电报中告诉我的地方错了位。

卸下背包，坐在床上，环视周围，女工们在外面过道上来往穿梭，过道上几条铁丝绳上，晾着正在滴水的背心、裤叉、衬衣、胸罩。我疑惑不解，难道这就是表姐“衣锦还乡”时所夸耀的地方吗？几十平方米的房子，搭了两排12张上下铁床，上面全是塞得满满的被子、小圆镜、相册等什物。天气燥热，有人还在房子里用电饭煲煮饭，弄得房子里啥味道都有。在靠窗口的那张床，丽丽住上铺，表姐住在下铺。

“来来来，都来尝一尝我表妹的见面礼！”表姐拿出我背囊里的食品，兴高采烈地叫。一杯茶工夫，七八个打工妹便风卷残云般分掉了那些东西。

“这些食品是我爸妈让我带给你吃的！”我悄声对表姐说。

“在这里大家有缘聚在一块，很多东西是不分彼此的。”表姐拍拍我的肩膀，“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……”

6. 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像件商品在任人取舍

菜是丽丽用电炉炒的，饭是床底下的电饭煲煲的，丽丽一直和表姐合伙做饭吃。吃完晚饭，表姐带我去冲凉，5个冲凉房门口，各排满了十几只水桶，我一看这情景，便对表姐说：“人太多，晚一点再冲吧。”

表姐说：“再晚一点，夜班工人下班了，凌晨二三点也未必轮得上。”来深圳的第一个晚上，等冲凉等了一个多小时，差点让我晕倒在冲凉房门口。面对这种环境，涌上心头的只能是一种无奈，无奈过后便开始尝试着去适应、去忍耐。

在家帮了3年忙，整天油盐酱醋，挺腻人的。这回有机会跑出家门，真是太好了。但面对此情此景，又不免使我有点失望。

冲凉回到宿舍不久，突然停电了，宿舍里一片漆黑。女工们又喊又叫起来……

表姐一一向我介绍了同宿舍的舍友，丽丽和另外一对正在厂里加班的孪生姐妹丽娜和美娜是梅县人，乔芬和梅姐是河南人，小玉是湖南人，阿珍是江西人，小燕是贵州人……这间普通的打工妹宿舍，竟住着来自10几个省的女工，几乎可以在这里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了。

梅姐年纪最大，在厂里当拉长，大约有30岁了吧，听表姐说她来深圳时间最长，在厂里资格最老，表姐叫我不要惹她，否则麻烦事就多了。不要去动她任何东西，也不要坐在她床上。我看了看属于她的东西，她睡表姐对面，蚊帐和大家一样是白色的，床单和被子是粉红色的，床上很整洁，很干净，摆了几本杂志，床头有一盏很精致的小小台灯，还有小风扇、相架、闹钟等杂物，床的侧面挂满了衣服，床的正面挂有一块米黄色的花布，花布一拉过去，里面就是一个独立的小空间。她的“家具”最全，电饭煲、电炒锅、高压锅、沙煲、电炉等。床底下还有大大小小的碗筷，油、盐、酱、醋一大堆。听表姐这么一说，我耸了耸肩，赶紧站得离她的床远点，免得待她下班回来看到，脸上不好看。

宿舍里的人各忙各的，有做饭的、有炒菜的、有洗衣服的、有看书的，看得我眼花缭乱，一股异味涌来，弄得我心里闷得发慌。

从未离开过父母的我，来深圳的第一天便使我懂得了什么叫独立。也就是从那天开始，艰苦的环境铸就了我这颗不安分的心。对改变生活的渴望，使我对未来又充满了梦幻般的憧憬。第二天，表姐带我去见工。

一个30多岁模样的香港婆满脸傲气地大声吆喝着：“A线、B线、C线、D线的线长都来一下。”

“你们哪条线上缺人，请要了她去。”香港婆用她白嫩的手指着。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像件商品，在任人取舍。

2. 一下班回到宿舍，发现自己的手指居然会神经质地抖动

A线、B线、D线线长上下打量了一番，相互在推让。因C线线长美娜是梅县老乡，便答应要我去她那条线。表姐露出一脸的感激，我心里却委屈得想掉泪。

“OK，你就跟她好好地干吧。”香港婆干脆利索地喊道。

我被分在插件组干活。具体的活儿，是把不同型号的电子零件往线路板上插。

“这活儿看起来简单，干起来可得聚精会神，一点也马虎不得。”丽丽在我背后说。她正好与我同组。因她是熟手，线长一走，她便常常跑来指点我。

这间电子厂经常昏天暗地地加班。中央空调的冷气很冷，缥缈的冷香在各个角落循环。女工们默默地坐在线位上干活。那手指灵活得像鸡在抢啄米粒。

我努力地辨认那些电子零件时，不由得怀疑起自己的能力来，眼睛盯着一个个电子元件，心想快，但手指头老是不听使唤。不是拿错了型号，就是插错了位置，越急手指越不听使唤。

大概是手指被夹得太重的缘故，第二天，几个手指头竟有黑黑的淤血。香港婆在线上巡视，见我对着头发呆，就呵斥道：“你做工不小心，弄伤了手指头也不想想办法，傻傻在那舒服得很哟！……”

听到香港婆尖酸刻薄的话，我想驳嘴。丽丽赶忙过来圆场：“她很快就会熟悉一切的。我们不也这样过来了……”

香港婆鼻子“哼”的一声走开了。

丽丽悄声地对我说：“别管那八婆！有些电子元件是有棱角的，不要拈

流水线，有多少打工妹用青春的身躯润湿这流水线……



得太重……”

上了几天班后，我一下班回到宿舍，发现自己的手指居然会神经质地抖动。一甩手臂，阵阵酸痛直钻入自己的五脏六腑。

厂里已没有床位，我只好与表姐同睡一张床铺。深圳9月的天气，仍然酷热异常。那窄小的单人床，两人睡在一块翻身也要一齐翻，真是难受极了。再加上宿舍里没有电风扇，女工们自己又买不起，只有在热烘烘的感觉中昏然入梦。

我和表姐就在那种环境中共挨“艰苦岁月”。

如果晚上不加班，我和丽丽或和表姐便到蔡屋围市场买米，买便宜的干菜。往往买一次3人够吃上好几天。我们合伙用剪刀剪菜，用电炉煮饭。加班回来一切都是匆匆忙忙的，很难吃上顿香喷喷的饭，睡一次甜甜的觉。

我觉得自己好累，好想回家，好想找个地方大哭一场！

可是我不敢放声地哭，我也不敢回家。这种环境，这种生活，表姐不也慢慢适应过来了吗？她能适应，为什么我不能呢？

半个月过去了，我插件的手指可以和女工们一样高速地、机械地重复着同一个动作。我想起了家乡鸡吃碎米的场面，想起了表姐讲过的卓别林主演的《摩登时代》。

8. 从梅姐忧伤的眼睛里，我读出了她满腹心事

我也像《摩登时代》中的卓别林一样，坐在流水线旁，机器人似地插着电子零件，就连上厕所，也得迈着“卓别林”的步子，一路小跑。

一到5:30下班，女工们争先恐后冲出车间，第一时间抢着冲凉，然后做饭。吃饱后，7点正赶到车间加班到11点，天天如此。上班8小时是不正常的，上班12小时才是正常的。小区里有3幢宿舍楼，住了五六个厂的打